

成功的條件

施力點的轉換

中國人文經典第13-14講延伸閱讀

調整自己的生命狀態

米開蘭基羅說過：「對大部分的人而言，真正的危險並不是目標設定過高，無法達成；而是目標設定太低，太容易達成。」

我們在設定目標的時候，往往首先會想到達成此目標的條件。想要留學，便會想到國外學費的昂貴；想要考上好學校，便會想到同儕競爭高手如雲；想要學習某種技能，便會想到自己的年紀以及學識經驗。反正，自己一定要想出一堆理由，以阻止自己的邁步向前。我們不都是用這種方式來設想事情嗎？猶豫不决，左顧右盼，但就從來沒有人想過：這些念頭緣於自己的恐懼與懶惰。（其實「恐懼」與「懶惰」根本是同一件事。）

我們有沒有可能換一種思維方式：所謂的目標，並不是符合於自己想像的某種「外在」狀態，這其實是虛妄的。真正的目標，應該是自己生命狀態的調整，讓自己處於某種積極追求的熱情之中。

「義利之辨」即是施力點的轉換

我聽過一個故事，有位老奶奶為四個孫兒準備耶誕禮物，希望禮物不但能夠表現她的摯愛，還能夠在她過世之後，繼續為孫兒帶來力量。於是她買了四顆青蘋果，放在四個禮物盒裡。四個孫兒拆開包

裝，拿起蘋果，看到一張字條，字條上寫著，每個人都像一顆青蘋果一樣，內心都潛藏著締造偉大成就的種子。據說，這就是「蘋果電腦」用「蘋果」作為他們商標的來由。

這是一個施力點的轉換，每件事情的結果，外在的成敗，太吸引每個人的注意力了，我們甚至以為，「外在」是決定一切的唯一關鍵。但是以上的論點卻告訴我們，「作事的態度」才是我們真正應該注意的地方。也只有在這裡，才是人應該用心的處所。孟夫子曾說：「義利之辨」，「利」是什麼？「利」就是外在的成敗；「義」是什麼？「義」就是我們作這件事情的生命態度。古聖先賢教給我們的，不過就是這個施力點的轉換而已。



渾沌開竅

莊子「人間世」選文

三一文選

南海之帝為儵，北冥之帝為忽，中央之帝為渾沌。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墟，渾沌待之甚善。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，曰：「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，此獨無有，嘗試鑿之。」日鑿一竅，七日而渾沌死。

感官世界與真實世界的差異

一個人的頭部，有七個孔竅（兩眼、兩鼻孔、兩耳、一口），無不論是「接受」或「消息」還是「表達」意見，都要經過這七個孔竅。我們都知道，這七個孔竅對我們來說，太重要了，因為「這」是一個人的對外溝通管道。但是，我們有這七個孔竅，也有「可能」是「致命」的災難！中央之帝渾沌，不就因為「鑿」了七個孔竅而死嗎？這是什麼原因呢？

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，都是「我」為中心而展開活動的。例如，透過眼睛，我看見，透過耳朵，我聽見。有了這七個孔竅，我開始構築一個「我」的世界，從此，「我」的世界便開始與別的東西對立，於是，我會保護我吃的東西、不准別人踏在我看得到的地上，這世界就開始有了紛爭。

這個寓言故事，莊子倒也不是「不要看、不要聽」，而是「勸人應當他看不到、聽不到、聞不到的時候，請告訴他自己」，這是因為「孔竅」的「關係」，真實的世界是「廣大」而沒有「邊際」、萬物「一體」的。

語譯

南海的帝名曰儵，北冥的帝名曰忽，中央的帝名曰渾沌。儵與忽常常相會於渾沌之墟，渾沌款待他們十分豐盛，儵和忽在一起商量報答渾沌的深恩厚情，說：「人人都有眼耳口鼻七個孔竅用來視、聽、吃和呼吸，唯渾沌沒有，我們試著為他鑿開七竅。」於是他們每天鑿出一個孔竅，鑿了七天天渾沌也就死去了。

做好工作

影響現代社會的新教改革

加爾文反對任何「避世態度」，主張以今生為上帝的恩典，「在世上奮鬥」，以期上帝之國的來臨。這個簡單的宗教結論，影響現代社會至深。

基督教社會的典範：日內瓦

馬丁路德（Martin Luther, 1483-1546）發起了宗教改革，然而繼承者加爾文（John Calvin, 1509-1564）的學說，對後代有著更大的衝擊。他的神學著作「基督教要義」（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）深刻影響了歐洲人以及英語世界的人，特別是加拿大和美國人。

加爾文對於後代的影響，與其說是宗教思想，還不如說是屬於新教的社會改革。西元1541年始，加爾文在瑞士日內瓦，通過城市地方官員和宗教改革部長的支持，建立了一個上帝統治的基督教社會。「一個城市即是一個教會」，當時的日內瓦，是16世紀新教改革家的基督教社會典範。德國啟蒙運動代表之一哲學家萊辛（Gotthold Ephraim Lessing, 1729-1781）曾經說：

「一心要將我們變成理性的基督徒，結果只會將我們變成極端不理性的哲學家。」

這一句話可以說是這個基督教社會最佳寫照。

在日內瓦的諸種宗教改革中，宗教法庭扮演了一個有力的角色。宗教法庭的職責，在於「監視每個人的生活」，「讓罪人轉向神的良藥」，因此簡樸的生活、公共的齋戒、晚禱成為一天的秩序，而時髦的衣服、跳舞、玩撲克牌是絕對禁止的。宗教法庭監督市民每一天的個人行為道德，而且還為宗教異議者準備了最嚴厲的譴責。他宣稱：

「我們能任由一個褻瀆上帝的人平安無事嗎？」

對於16世紀的歐洲人，加爾文治下的日內瓦，似乎是「從使徒時代以來基督最完美的學校」。來自法國、英格蘭、義大利、西班牙的宗教流亡者都湧進了這個城市，後來加爾文改革教會，成為了蘇格蘭長老教會和英格蘭清教教會的典範。

做好工作，不用擔心是否獲救。

究其實，加爾文的思想導源於一種對於上帝悲觀厭世的眼光。加爾文相信，上帝親自決定人類每個個體的遭遇，每個人都有著不可更改的命運，有些人注定得到永生的，而有些人注定是要受到詛咒的。這是一個上帝的祕密。上帝只作出

一次的決定，這決定包括那些祂承諾拯救的人，也包括那些受到宣判要遭毀滅的人。至於拯救與毀滅的理由，是上帝「願意」這樣做，而上帝的意願必須被視為是公正的。人是沒有自由意志的，因為那樣的話，就會貶低上帝至高無上的權力。

那麼，一般人該怎麼辦呢？既不知是否將被拯救還是將遭毀滅，加爾文認為，無論如何，人們應該集中精力崇拜上帝，做好自己的工作，不用浪費時間擔心是否獲救的問題。

「好好工作，便能取悅上帝。」這一條簡單的教條，激勵了後代一種積極進取，充滿活力的行動主義。

基督徒的自由

加爾文的思想不但影響了日內瓦，繼而也影響了尼德蘭。加爾文教派有一個重要的神學主題，是非常符合於尼德蘭傳統的人民性格。這個重要的神學主題便是「基督徒的自由」。馬丁路德的學說，是一個基督徒的良心應當超越於律法之上，完全拋棄「律法稱義」的念頭。也就是說，基督徒尋找到救，不是靠著律法，而是靠著信心，這其實是一種對保羅的回歸，也是一種對束縛的釋放。

但加爾文，或許是他個人嚴謹的個性使然吧，他還是無法忘懷律法，他認為人就像一隻懶驢，必須要有律法的鞭子加以鞭策，基督徒無法海闊天空，他們必須在律法導引中成長，律法既是必要，那麼加爾文又如何談到「基督徒的自由」呢？他認為遵行律法有時是為軛所束縛，但有時遵行律法卻也可以是自由的。他說：

「被父母所珍惜的兒女，為自己父母做事是出於自由，若是奴僕則是出於勉強，是一種束縛而非自由，然而基督徒是得到做兒女的自由了。」

加爾文比較多強調「信」、「望」，比較少談到「愛」。「望」，也可說是加爾文教派的特色。加爾文對「終末」的期待是十分熱切的，他相信看輕今生而渴慕來生，可以勝過苦難而樂於領受十字架的鍛鍊，他主張在熱切期盼中繼續向前邁進。對永遠的生命，上帝的掌權，或是來世福氣的盼望，這個盼望的本身就是價值所在。因此，加爾文反對任何「避世態度」，主張以今生為上帝的恩典，「在世上奮鬥」以期上帝之國的來臨。這個簡單的宗教結論，卻嚴重影響了現代社會。

（本文錄自「文化大古今」第43講）



圖中的「宗教改革牆」，位於由加爾文創立的瑞士日內瓦大學內，長100公尺，用雕塑和浮雕表現歐洲宗教改革的重要人物，體現日內瓦對於宗教改革的重要性。紀念碑的中央，是四尊5公尺高的雕塑，表現加爾文主義的主要人物：（左至右）威廉·法瑞爾William Farel、約翰·加爾文、西奧多·貝賽Theodore Beza、約翰·諾克斯John Knox。